

時間呀，前進！

卡達耶夫著



作家出版社

時間呀，前進！

——



——

卡達耶夫著

時間呀，前進！

林淡秋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51

字數 314000

時間呀，前進！

著者	卡達耶夫
譯者	林淡秋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東四順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京 1-30000

定價 14,500元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作 者 像

第一章暫缺。●

一

鬧鐘像一罐硬糖果似地唧唧響起來。鬧鐘是便宜貨，漆成櫻色，蘇聯的出品。

六點半。

鐘是準確的，但馬爾古里斯不靠它。他沒有睡着。他一向在六點鐘起床，總在規定時間以前。沒有一次是真被鬧鐘鬧醒的。

馬爾古里斯對於像時計這樣簡單的機械，不能真有什麼信仰；不能把像時間那樣寶貴的東西付託給它。

用八除三百零六。再用三十八又十分之二除六十。馬爾古里斯馬上在心裏算出來了。

結果——一又十分之五強。

這些數字的意義如下：

三百零六混凝土的作數。八是工作時間的時數。六十是一個小時的分數。這麼看來，哈爾科的混凝土工人在一又十分之五分鐘內，換句話說，便是在九十秒鐘內，做成一作混凝土。照書本子上說，每作混凝土至少需要六十秒鐘，從那九十秒減去六十秒，只剩三十秒。

在三十秒鐘內，要運料，裝料，舉起杓斗！

從理論上說，這是可能的。但——事實上呢？這是必須解答的問題。

直到現在，這裏工地最優秀的混凝土工作隊每班不過做二百作。大家都認為這是頂刮刮的紀錄了。現在，情況已大大改變了。

馬爾古里斯用保險剃刀的刀片削着他的黃鉛筆。他以青年工程師的敏捷和毫不經意似的熟練手法削着它，削去長長的、薄得驚人的、光滑的細片。

在小山上，人們正在炸着礦塊。輕重不一的爆炸聲接連地響着。

空氣像一塊石板一樣輕輕碎裂着。

馬爾古里斯瀏覽着五本燙着銀色書名的硬裝厚書，在一張發黃的新聞紙邊沿寫下摘記和算式。

新聞紙上的快報實際上沒有說明什麼。它裏邊的數目字太不可靠。而正式參考書上所說的六十秒鐘，也似乎是很可疑的。

馬爾古里斯赤着膊，身上很髒，坐在旅館的搖搖擺擺的小枱子跟前。這小圓枱子是不適宜於工作的。馬爾古里斯坐在那裏，裹着污穢的布單，活像一個居住在沙漠上的阿剌伯人。

刺人的蠅子成羣結隊地在他周圍打旋，在他直聳的亂髮裏搜索着。他從大鼻子上卸下眼鏡，鏡

腳向下，放在面前的枱布上，很像一架玳瑁的雙輪馬車。他拍着肩膀、頸項、頭。被打死的蠅子落在報紙上。

許多事情不明白。

勞動前線情況如何？運輸情況如何？機器的容量如何？人數多少？離澆灌混凝土的地點有多遠？杓斗必須舉得多高？這一切都不知道。必須加以猜測。馬爾古里斯臆測着幾項比較難於捉摸的事情。

他穿上褲子，兩腳插進尖頭寬統的靴子裏，把一條像烘成的蛋糕一樣起稜線的髒面巾圍在頸上。

帆布門帳跟着馬爾古里斯從房裏飛到走廊。他甚至不試圖把它們推回去。這是不可能的。被房內的風掀起的門帳拍動着，飛舞着，疾捲着，憤怒着。

馬爾古里斯對於它們的行爲已經研究得非常透澈。他乾脆用房門把它們夾住。它們像灰色的旗子似的掛在門外。

這旅館站在東南西北風的集中點。借用航海者的術語，這個地點叫做「風窩」。

東南西北風在外邊聯合起來，共同跟人們作戰。它們捲起可怕的灰塵的暴風雨。傾斜的、猛衝的旋風的高塔掩蔽了太陽。它們是密密的，鐵鏽色的，好像用駱駝毛築成的山丘。大地上籠罩着日蝕的昏暗。旋風使許多車輛和車隊滾在一起，撕下帳幕，掩蔽着，燃燒着，搖撼着建築架和鋼骨建

築物。東南西北風怒吼了。

同時，它們的弟弟們，房內的風，在旅館內部製造着災禍。它們把門帳吹到房外，撕下帶着小木片的鐵鉤子，打破玻璃，拔掉窗台上的絞轆。

三個人站在走廊的一端，在關閉着的洗臉間跟前。

他們已經忘記了自己到這裏來的目的，正在爭辯着各種事情，把手裏的面巾和牙刷往前面一伸，來加強他們論辯的力量。不過他們是很匆忙的，隨時有分散的可能。

走廊裏有兩行門把手，兩排裝滿微綠色的甲醇的粗大試驗管。

穿白襯衫的女工們正在掃着黃色地板上的鋸屑。

正方形的房窗以它所有的高度和闊度，代表走廊的一個橫斷面。它面對着東方。陣陣灰塵像燒過的鋁一樣閃着微黃色，從棋盤格子的窗簾透射進來。灰塵掩蔽了窗外的景色。

馬爾古里斯近視地微笑着，走近工程師們。

「你們在談些什麼？」

強烈的白色陽光在窗內燃燒着，像一條條的鎂一樣燒得很快，但一燒到廊道上，它立刻失去了主要的盟友——灰塵和風。它失去了大草原似的野性的兇猛。透過玻璃窗，它便是無害的東西了。它從漆成赭色的假象牙質的地板的這一頭鋪到那一頭。它假裝像小貓一樣馴服、和善。它虛偽地注視着人的眼睛，使他聯想到一個晴和的早晨，聯想到紫丁香，也許還會聯想到露滴。

馬爾古里斯側目斜視着，低聲囁嚅着。他，大鼻子，戴眼鏡，身短而粗，看來好像一個革命前大學預科學生。

一個穿烏克蘭翻領襯衫的胖子，帶着厭惡的神情從馬爾古里斯面前轉過身去。

『我們剛才在說，』他很快地對別人說，公然給馬爾古里斯一個不理睬。『我們剛才在說，因為水管壞了，所有五層樓的洗臉間都關門了，所以我請你們都到屋外去，直到風……』

於是厭惡地從大家那邊轉過身來，專對馬爾古里斯說：

『：至於這一切玩意兒，如果我這一隊有誰企圖做兩百六十作——別說三百六十作——我更要抓住那豬羈養的兒子，把他一脚踢出去，不讓他走到砲彈的射程以內，即使他是一個有三重資格的工程師！你可以相信這個！』

他憤憤地從大家面前轉過身，沿着樓梯走下幾步，但突然又屏着氣，走回來，很快地說：

『這是建設，不是競技。』

他又好像要離開的樣子，但走到半樓梯又走回來。這是他說話的習慣。

『我祝賀你，』馬爾古里斯說，意思是指壞了水管的事件。他快步走下樓梯。

他立刻明白了：哈爾科夫工人們所創造的紀錄已經傳遍了全工地工人的耳朵。這是他所期望的。時間不能放過。

樓下，在辦理護照的事務員的辦公桌跟前，新到的工人們坐在鋪蓋上和手提包上。四十名左右。他們就在這裏過夜的。旅館裏兩百五十個房間沒有一張空床。然而每天還有新的工人到來。

馬爾古里斯蹣跚地翻過行李，跨過腳踏車，踏過人們的腳，走到電話機旁。

科爾尼耶夫好像沒有離開工段，雖然有二十四小時沒有睡覺，但他還沒有離開工段的意思。電話總局的電話員把這個告訴馬爾古里斯，他立刻聽出了馬爾古里斯的聲音，用他的名字和他的父

名——達維德·律服維奇稱呼他。電話總局的電話員跟第六工段的混凝土工作進行情況保持着接觸。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在當時，馬爾古里斯工程師的工段是被認為最重要的工段。

『我要替你接通黨支部的電話，』電話員很嚴肅地說。『科爾尼耶夫好像還在那裏。他的老婆剛剛打電話給他。順便告訴你，她今天動身到莫斯科去，回到她另一個丈夫那裏去。可憐的科爾尼耶夫！還有，你覺得哈爾科夫工人們的成績怎樣？一班做三百六十作！這是少有的成績。好，再見吧！第六工段黨支部接通了。』

一個穿棉織的托爾斯泰式襯衫的老人從郵政局和國家勞動儲蓄銀行的窗口拿開一個寫着『現在休息』的破爛的牌子。這銀行設在門廊裏。老人像布穀鳥一樣看看窗外，接着開始做他的工作。在他旁邊，一個赤腳、頭髮不鬚的姑娘在櫃檯上攤着各種報紙和雜誌。

一個外國人走到枱跟前，買了一份消息報和一份真理報。一個穿烏克蘭襯衫的胖子買了一份人道報和一份柏林日報。一個老太太選了一份木樂濟兒加。一個男孩子買了一份在馬克思主義的旗下。洋鐵罐頭裝滿了銅幣。

外邊，透過浮塵的黑紗，寒暑表的水銀柱在燃燒着，鼻上塗着污垢，戴着洋鐵罐頭一樣的風鏡的馬車夫們走了進來。他們把乾燥的泥土帶進旅館裏來。他們穿着樹皮鞋和靴子的腳，踏上樓梯，很困難地辨認着房間的號數，敲着房門。

馬爾古里斯跟科爾尼耶夫談過後，又打電話給電話總局，吩咐對方九點鐘替他接通莫斯科的電話。然後他跑回自己房裏。他急匆匆地穿好衣服：一件有條紋的襯衫，一條軟領，一條領帶，一件他穿起來顯得太大了一點的對襟藍色上衣。

昨天傍晚，他沒有時間洗臉。今天早晨又沒有水。站在廉價的、顯得頗爲漂亮的、斯拉夫式的衣櫥跟前，他從眼角揩掉黑色污點。科倫香水已經乾了。他在面巾上吐了唾沫，擦了擦大鼻子和多毛的長鼻孔。他套上一頂寬大的破帽子。破帽子像他那粗硬的、豎起的、布拖帶似的頭髮一樣顯着圓形。

鬧鐘的長短針指着六點五十分。

馬爾古里斯從他房裏跑出來，肩膀碰到滅火機，慌忙跑到樓下的飯廳。食枱上放着夾着烤鱒魚和雞蛋的麵包，但吃早飯的人的行列太長了。他做了一個不耐煩的手勢。他寧可到工段去吃。

他在門口被一個斜眼的人叫住了，這人穿一件襯着黑領的黃色球衫。

『哦，馬爾古里斯，你什麼時候到哈爾科夫那邊去看看？』

馬爾古里斯斜着眼睛瞥了一眼。

『等等再說吧。』

『來看看我們呀！』

在旅館的大門口，站滿了用柳條編成的烏拉爾馬車。它們正在等待着工程師們。馬尾巴揮動着。裝飾得很美觀的車杠閃着光彩，有一股十分強烈的馬的氣味。

『喂，伙計們，』馬爾古里斯用他微弱的聲音喊道。『誰到第六工段去？』
車夫們默不作聲。

『客斯塔那耶夫準備到第六工段去，』一個老年的吉爾吉斯人靜默了一會兒後，回答道。他戴着魔術師戴的絲絨帽子。

『客斯塔那耶夫現在在什麼地方？』

『客斯塔那耶夫到醫院去了。』

『好！』

第六工段並不遠，不過兩公里路。馬爾古里斯斜着眼睛瞥了一眼，開始步行了，腳趾頭很不雅觀地戳進泥土裏，迎着太陽和風向鐵路口子走着。但他首先折進一座小小的木房子裏，它有一支高高的木頭氣筒和兩個敞開的門。這座小房子裏充滿了一種新聞紙在日光中烤着的氣味。馬爾古里斯爬到一隻大木箱上，在那裏大便。

『他們在這裏消息真靈通，』他想，把長手指拉得喇喇響。
成羣的電線木桿迎着風和黑色塵霧搖擺着。

三

樣樣東西都從自己原位移動着。樣樣東西都在行走。樹木在行走。樹木涉過泛濫的河水。這是五月，一棵樹落在後邊。它驚駭地停住腳，深的河水浸到它的膝部。它轉臉朝着閃光的列車，它正在開花吐豔，枝葉抖擻，像一個新兵。

我們像影子一樣從西向東移動。

向東移動的有雲、起重機、圍籬、摩爾多維亞的無袖女袍、抽水筒、履帶式拖拉機、禮拜堂、回教堂的尖塔。

熾熱的砂和木頭堆在一起。燃料和船散在岸上。一隻拖船跟泛漲的河水鬥爭。

水漲得像一面大魚網。水帶着明晃晃的網眼閃着光。網在沸騰。這網被一隻困惑的小船拖曳着。它的槳在拍着，它昂起紅頸，它彎下身子。它在橋下被驅趕着。

石造的碼頭動盪着，頑強地抵抗着水流，它們的鼻子浸在水裏。泡沫的鞭子圍繞着它們發光的頸項而沸騰。裝甲的橋柵帶着幾公里都可聽見的吼聲升了起來。橫跨兩岸的橋樑用光和影刺人眼睛。

我們正在越過伏爾加河。

革命向東行進，目的是要到達西方。世界上沒有力量能够阻止它。它一定要到達西方。

薩拉托夫——烏法●。

一路都是鈴蘭和夜鶯！夜鶯並不害怕列車。牠們徹夜啼鳴。夜發出好像水從一隻小瓦罐的細嘴裏倒出來的清晰的彈動的喧聲。夜充滿了冰冷的露水。

在車站上，孩子們賣着鈴蘭。到處是鈴蘭的氣味。電線木桿搖動着，像一株鈴蘭的細小的枝幹。嵌在綠色天空的小月亮是白的，像鈴蘭的一個小小的花蕾。

我們正在越過烏拉爾山脈。

左邊是森林；右邊是斜坡。斜坡上蓋滿了矮樹叢。

左邊是車廂；右邊是車廊。這是國際列車——一種臥車。綠色的紛亂的風景掃過車廊的窗口。

乘客們衝到車廊上。車板上的鋪墊擦着他們的腳底，車板是有彈性的，像跳板一樣。

每個窗口都有一個側影。

乘客們都已丟棄了娛樂。他們的娛樂是各種各樣的。那些美國人在玩撲克牌。一個德國人把紙裏的牛油裝到可可罐裏。一個蘇聯工程師近視地俯身看着他的圖樣。經濟生活報的記者，一個詩人，讀着一篇用速記寫成的報告：

在各個國家的歷史中，在各個政府的歷史中，在各國軍隊的歷史中，往往有這樣一種情形：當時雖有成功和勝利的一切可能性，可是這些可能性並沒有加以利用，因為領導者沒有看見這些可能性，沒有善於利用這些可能性，於是軍隊也就遭受了失敗。

我們有完成一九三一年大綱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麼？

是的，我們有這種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是什麼呢，要有什麼條件才可以把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呢？

首先，就要我國具備有充足的天然富源：鐵礦、煤炭、石油、糧食和棉花。

詩人用指甲在『生鐵』底下劃了一道線。

我們有這些東西麼？有的。而且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就拿烏拉爾來說吧，烏拉爾是任何一國都沒有的富源匯集區。鐵礦、煤炭、石油、糧食，都是樣樣俱全，應有盡有！

我們正在越過烏拉爾山脈。

木牌閃過左右車窗：『歐洲——亞洲』^①。木牌漆成白色，油漆已經脫落了。牌上刻着字，像一個省份的名稱。這是毫無意思的標誌。它現在落在我們後邊了。這表明我們還在亞洲嗎？……奇怪！……我們正以可怕的速度向東邁進，而且隨身帶着革命。我們永遠不會再落在亞洲了。

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但我們不願挨打。不，我們絕對不願意！舊俄羅斯底歷史，其中有一點就是常因落後而挨打。蒙古的可汗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打過它。瑞典的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它。英法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爵士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它落後。因為它的軍備落後，文化落後，國政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這既可獲利，又不致受到報應。……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不可再落後。②

列車飛奔着。快靠站時，芬尼亞有點害怕。她從窗口看看外邊。羣山變得更陰暗了；空氣——刺鼻的，濃重的。

一座車站上的茅房或一個變壓器箱！黑的和紅的！它緊靠着巉崖，像一個氧化了的鐵塊。在它上邊——是烏拉爾山上細長的、多毛的樅樹的羽箭！

黑色或紅色——進攻的顏色！一個炸藥箱上的警告牌！

● 國際列車是行駛於歐亞兩洲之間的一種臥車，直通西歐。

● 烏拉爾山是歐洲和亞洲的分界。

● 摘自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第一次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列車像一根通條●似地從隧道的槍筒躡過去。它從山洞裏拖出一道濃臭的礦質氣流。當它進入隧道時，所有的車窗都被關閉了。車窗的玻璃片被黑暗變成了墨黑的鏡子，以加倍的強度反射出明亮的電燈光。

但穿過隧道以後，世界是變得多麼光明呀！

在山裏的車站上，一個小女孩賣着黃花。

芬尼亞從窗口俯視着她，喊道：

『這兒來，小女孩！到我這兒來！』

但那女孩沒有聽見。她沿着列車邊沿跑着。她用展開的手指抓住花兒壓在胸前，好像抱着小鴨似的。

『你這傻瓜！』

一捆捆的報紙、包裹和信包，正從郵車裏被丟到硬地上。一些破傢具已從車上卸下來了：一張舊飯桌；一張拆成好幾部分的木頭床，各部分縛在一起；一把椅子；一條燒焦了的板凳。

『他們在搬運他們的廢料！』

說這句話的是名叫麗祖卡的女郎。她是車務員，穿着車務員的制服，粗腿上罩着灰色厚襪，手裏拿着一面顏色褪得很厲害的綠旗。她跟芬尼亞交了朋友，向芬尼亞道歉，端給她一杯白開水來代替茶。一個男孩子經過國際列車的窗下。他停住腳，仰起頭，慢吞吞地唸着罩滿灰塵的銅字。

『直達列車的睡車，』他說，『但他們並沒有睡！』

這是白天。